

唯 眞 譯 校

В. И. ЛЕНИН

ТРЕТ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ЕГО  
МЕСТО В ИСТОРИИ

---

本書是按莫斯科外國文書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中的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一文排印的。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封鎖俄國，把蘇維埃共和國看成爲傳染病的策源地，力圖把它與資本主義世界隔絕開來。這些誇耀自己國家制度「民主性」的人，如此盲目地仇恨蘇維埃共和國，竟沒有覺察到他們自己落到如何可笑的地步。試想想吧：這些先進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國家，擁有全副武裝，在軍事方面獨霸全世界，却竟好像害怕烈火那樣害怕從一個經濟破壞的，飢餓的，落後的，而據他們說甚至是半野蠻的國家所流行出的思想傳染病！

單是這一個矛盾，也就能使全世界勞動羣衆認清真象，並幫助我們揭破克勒孟梭、路易喬治、威爾遜等帝國主義者及其政府底虛偽行爲了。

但幫助我們的不僅有資本家仇恨蘇維埃的盲目病，而且有他們相互間的糾紛，這種糾紛使他們互相掣肘。他們彼此間商定了一種十足的默然抵制陰謀，極端害怕傳播一般

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真實消息，特別是害怕傳播它的正式文件。但是法國資產階級主要機關刊物時報（*Le Temps*）却刊載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消息。

爲了這點，我們應向法國資產階級主要機關報，法國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底這位領袖表示極崇高的謝忱。我們很想寫一封公函向時報鳴謝，感謝它這樣恰當，這樣巧妙地幫助我們。

從時報根據我們無綫電訊編成自己消息的方式中，就可顯然看出這個金黨機關報的動機何在。它想向威爾遜放出一支暗箭來刺他一下：看，你是在同什麼樣的人談判！這些遵循金黨意旨來舞文弄墨的聰明角色卻沒有覺察到：他們想用叫喊布爾什維克來恐嚇威爾遜，這在勞動羣衆看來是等於替布爾什維克作廣告宣傳。再說一遍：我們應向法國百萬富翁們的機關報表示極崇高的謝忱！

第三國際成立時的國際環境就是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或如德國的謝德曼，奧國的倫勒爾這類資本主義奴僕們頒佈何種禁令，玩弄何種卑鄙手腕，都不能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阻礙關於這個國際的消息的傳播以及對於這個國際的同情心理的擴展。這種環境是到處顯然突飛猛進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這種環境是勞動羣衆中間的蘇維埃運

動所造成的，蘇維埃運動已發展成爲真正的國際運動了。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奠定了準備工人對資本舉行革命進攻的工人國際組織底基礎。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是無產階級運動底國際組織，當時這個運動是向橫廣方面發展，以致革命水準不免暫時降低，機會主義不免暫時加強，而終於使第二國際遭到了可恥的破產。

第三國際實際上是在一九一八年創立的，當時許多年來，特別是大戰時期所進行的反機會主義和反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過程，已使許多國家中成立了共產黨。在形式上，第三國際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這個國際底主要特點和它的使命，就是要執行和實現馬克思主義底遺訓，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的理想，第三國際底這個主要特點馬上就因此表現出來，即這個新的第三屆的「國際工人協會」現時在相當範圍內已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相符合了。

第一國際奠定了爭取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鬥爭底基礎。

第二國際是準備基地好在許多國家中廣泛發展運動的時代。

第三國際接受了第二國際工作底成果，排除了它那些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

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穢物，並且已經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領導世界上最革命的運動，即領導無產階級推翻資本壓迫的運動的諸政黨所組成的國際聯合，現在已經有了空前鞏固的基礎：已經有了在國際範圍內體現着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對資本主義勝利的幾個蘇維埃共和國。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底全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已經開始實現馬克思總結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發展經驗時所提出的最偉大口號，即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英明的預見，這個英明的理論，已經開始成爲現實了。

這個原來是拉丁語的名詞現在已經譯成現代歐洲各國語言，而且譯成了全世界各種語言。

全世界歷史底新時代開始了。

人類已在擺脫最後一種奴隸制：資本主義奴隸制或僱傭奴隸制。

人類擺脫這種奴隸制，就是破天荒第一次進到真正自由。

爲什麼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個國家，竟是歐洲最落後國家之一的俄國呢？這種矛盾，一方面俄國是個落後國家，另一方面它又「飛躍」到了最

高形式的民主制，即越過資產階級民主制而逕直進到了蘇維埃民主制或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這一矛盾，可以說正是使西歐人特別難於了解蘇維埃底作用或了解得很緩慢的原因之一（除了大多數社會主義的領袖已爲機會主義積習和庸俗偏見所束縛的事實而外）。

全世界工人羣衆本能地領會到，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鬥爭底武器和無產階級國家底形式。但是爲機會主義所敗壞了的「領袖」們至今還在繼續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叫做一般的「民主制」。

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首先就表明出俄國落後性和它超過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飛躍」兩者間的「矛盾」，這是否值得驚訝呢？假使歷史讓我們實現新式民主制而不經過許多矛盾，那才真是可驚訝的了。

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任何一個對現代一般科學有認識的人，如果有人問他說：「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彼此平衡地或諧和勻稱地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能呢？」

——那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無疑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來沒有過而且也不能有過什麼平衡，什麼諧和，什麼勻稱。在每個國家中都是時而是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這一方面或這一特點或這些特性發展得特別突出，時而又是在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別一方

面，或別一特點，或別些特性發展得特別突出。發展過程是不平衡的。

當法國實現其偉大資產階級革命，喚醒歐洲全大陸趨向於歷史上的新生活時，資本主義比法國更發達得多的英國竟成了反革命同盟底首領。而當時的英國工人運動却英明地預示了將來馬克思主義裏的許多東西。

當英國發生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形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即憲章運動時，在歐陸國家中都還只發生着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在法國却已爆發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偉大國內戰爭。資產階級在各個國家中用各種不同手段把各國的無產階級隊伍分別擊破了。

英國，照恩格斯的說法，是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化的貴族一塊造成了最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標本國家。從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意義上說來，這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竟落後了幾十年。法國在工人階級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所舉行的兩次有全世界歷史重大意義的反資產階級的英勇起義中，好像是把無產階級的力量用盡了。隨後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權轉到了德國，那時德國在經濟上比英法兩國都落後。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德國在經濟上趕過了這兩國的時候，充當德國工

入黨這一全世界模範式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的人，却已是一小羣十足的惡棍，賣身給資本家了的最卑鄙的混蛋，即由謝德曼和諾斯克起到達維德和列金止這些從工人出身而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資產階級劬勞的最可惡的劊子手。

全世界歷史一往直前地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所走的遠不是平坦，簡單，筆直的道路。

當考茨基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沒有因主張與謝德曼統一，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反對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而變成爲馬克思主義叛徒的時候，曾在二十世紀最初時期寫過一篇斯拉夫人與革命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敘述了那些使國際革命運動領導權可能轉到斯拉夫人手裏的歷史條件。

果然如此。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是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了俄國人手裏，正如這個領導權在十九世紀的各個不同的時期中起初操在英國人手裏，隨後操在法國人手裏，然後又操在德國人手裏一樣。

我已屢次說過：俄國與各先進國比較起來是易於開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但它要繼續這個革命並使其達到最終勝利，即完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却就要困難些。



我們之所以較爲容易開始，是因爲，第一，沙皇帝制在政治上非常（對於二十世紀的歐洲說）落後，致使羣衆底革命攻擊力量非常巨大。第二，俄國的落後性使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革命與農民反地主的革命特殊地匯合起來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我們就是從此開始的，假使我們不是從此開始，那末我們當時便不會這樣容易地獲得勝利。

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論到普魯士時，就已經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有與農民戰爭特殊配合起來的可能。布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五年初起，就堅持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思想。第三，一九〇五年革命在使工農羣衆先鋒隊認識西歐社會主義底「新發明」這一意義上，以及在羣衆革命行動的意義上，都使工農羣衆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訓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和十月無產階級革命都會是不可能的了。第四，

俄國的地理條件使它在反對外部資本主義先鋒國底優勢力量時能比其他國家支持得長久些。第五，無產階級對農民的特殊關係便利了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便利了城市無產者去影響鄉村半無產者的貧苦勞動階層。第六，長期罷工鬥爭的教育和歐洲廣大工人運動的經驗，使蘇維埃這種特殊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形式易於在迅速而深刻尖銳化的革命形勢下產生出來。

以上所述當然是不完備的，但暫時可以此爲限。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已在俄國產生出來了。它是巴黎公社之後所成就的第二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步驟。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穩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它這新式國家是已經不會死亡的了。它現在已經不是孤立的了。

爲要繼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爲要把這種工作貫徹到底，需要努力的地方還非常之多。那些文化程度較高，無產階級比重和影響較大的國家裏所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祇要走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那它們是有一切可能趕過俄國的。

破產了的第二國際現時正在死亡而成爲活生生腐爛着的軀體。它實際上是替國際資產階級當奴僕。這是真正的黃色國際。它的最重要思想領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頌揚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稱爲一般的「民主制」，或是更愚蠢更粗魯地稱之爲「純粹民主制」。

資產階級民主制已經過時了，正如先前必須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內準備工人羣衆的時候做過歷史上必要的有益工作的第二國際已經過時了一樣。

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來都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資本鎮壓勞動者的機器，資本政權底武器，即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約許過政權歸人民大多數，並宣

告過這樣的政權，但它却因存在有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從來也未能實現這種政權。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的「自由」，在實際上只是富人享受的自由。無產者和勞動農民本來能夠而且應當運用這種自由準備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資本，戰勝資產階級民主制，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勞動羣衆照例是不能實際享受民主的。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供羣衆，供勞動者，供工人和小農享受的民主。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像蘇維埃政權這種是大多數人民底國家政權。這種在事實上是大多數人民掌握的政權。

這個政權鎮壓剝削者及其幫手底「自由」，它剝奪他們實行剝削的「自由」，發飢荒財的「自由」，爲恢復資本政權而鬥爭的「自由」，勾結外國資產階級來反對本國工農的「自由」。

讓考茨基輩去辯護這樣的自由吧。這是只有馬克思主義叛徒，社會主義叛徒才能作出的事情。

第二國際底思想領袖，如像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壞，最明顯不過地表現在他們完全不能了解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底意義，不能了解這民主制與巴黎公社的關係，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必要性。

在「獨立的」（請讀作市僧庸俗小資產階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機關刊物自由報（*Die Freiheit*）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第七十四期上，登載了一篇告德國革命無產階級的宣言。

這篇宣言是由該黨中央及其在「國民會議」，即德國「立憲會議」中的黨團全體簽字發表的。

這篇宣言責斥謝德曼輩希圖取消蘇維埃，而提議——不要開玩笑吧！——把蘇維埃與立憲會議配合起來，給予蘇維埃以相當的國家權利，讓它在憲法中佔個相當的位置。把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合併起來，調和起來！這該是多麼簡單啊！這該是多麼英明的庸人思想啊！

所可惜的，只是這種思想在俄國克倫斯基執政時期已經由聯合起來了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試驗過了。

誰讀了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每個尖銳的關頭，在每一次嚴重階級衝突發生時，都只能有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那就證明他對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或政治學說都是一竅不通。

但是爲要把二月十一日發表的這篇美妙絕倫、滑稽至極的宣言內所充滿的經濟政治荒謬論調盡行揭露，就非把希法亭和考茨基一流人主張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和平結合起來的這種英明庸人思想專門分析一下不可。這點只好留到寫另一篇文章時去說。